

第三十九回 微服私訪斬侯鸞 建坊立碑祭先祖

詞云：

蓋世英雄好漢，這老爺時運不濟。身穿一件破爛衫討飯，虎背熊心豹膽。論文曾讀孔孟之書，武胄闖過昭關。時來臨潼鬥寶，運退端陽避難。

詩曰：

蓋世英雄不可論，運退時乖不似人。

奸黨善惡終有報，遲遲早早看分明。

話說侯鸞參見已畢，待立一旁。只見梅學士問道：「貴府可是儀征縣令升補此地的嗎？」侯鸞一躬到地道：「是。」梅學士道：「本院見貴府行色匆匆，想必是遺失了甚麼？」侯鸞道：「卑府方纔聽得大人入境之事，故而驚慌，別無他故。」梅學士道：「貴府目下可得佳婿否？」侯鸞一躬到地，半晌回答不出。梅學士大怒道：「貴府目下可得了才子，堪配令媛麼？」

侯鸞慌忙打一躬道：「卑府雖有小女，不幸亡故久矣，大人何以知之？」梅學士道：「你這個奸賊，可知罪嗎？」侯鸞見按臺變色不好，未免心中懷著鬼胎，便戰戰兢兢跪下道：「卑府知罪，實該萬死。大人入境，卑府因聞報遲，未曾遠接，伏乞大人寬宥。」梅學士道：「非罪你接遲，乃是附勢叛黨。你可曾失了一柄麼？」侯鸞道：「卑府頗知禮法，謹守官箴，乞大人訪察諒之。」梅學士笑道：「本院方纔在大佛寺中，拾得一件東西，不知你認得否？」于是把盧杞牌位丟下去。

侯鸞一見，嚇得頂門上失了三魂，九宮飛去了七魄，只是連連磕頭。梅學士用手指著大罵道：「你這奸賊，只知趨奉權臣，不顧禮倫，可記得你在儀征那一般惡狀，為何將一個平白之人，認作叛黨，沉冤獄底，是何道理？今日犯在本院手裏，還有什麼理論？」侯鸞只顧磕頭：「求大人筆下超生，保全犯官命罷！」

梅學士拔出令箭，即命巡捕官押著，摘了印信。不一時，印信取到。隨命本地同知護印又將侯鸞摘了冠帶，取過上方劍，令旗牌委官將侯鸞押赴市曹斬首。不一時，兩邊刀斧手將侯鸞綁解，監斬官帶了上方寶劍，十字街頭，口中宣著犯由，道：「欽命天下都代巡，訪拿逆叛犯官一名侯鸞，斬首示眾。」念罷，炮聲一響，只見人頭落地。監斬官回至察院，交了寶劍。梅學士一面拜本進京，一面發牌巡視大名府，即日起馬。那真定府合城官員，送出十里長亭交界地方不提。

再說那大名府，早已打點侍候迎接按察院，那些官員俱已提心吊膽，暫且不言。再講那鄒公，聽得女婿做了按院，奉旨歸葬，便差人出境迎接。自己歡喜，便與夫人、二位小姐說道：「老夫眼力不差，今梅生已得高魁，聖上又十分壟愛，欽命巡視天下，不日即到大名府，我已差人去迎接。」夫人聽說，十分歡喜，便說道：「恭喜老爺。」鄒公道：「夫人，彼此一般。」

只見那二位小姐，口中不言，心內不知怎樣歡喜。夫人又向鄒公說道：「梅生這正是苦盡甜來。」鄒公應道：「正是。」

不多幾日，梅學士早已上了察院，發放了那些官員的案卷已畢，方纔上轎。掛了代天巡狩的執事，訪拿貪官污吏的高腳牌，辦理軍民冤枉的吊筒，一對對排列兩行。左右軍排道，手中捧的是上方寶劍，右堂官背的是王命旗牌。那般的威風凜凜，如同御駕親臨。

不一時，已到鄒府門首，下了大轎。只見鄒公笑嘻嘻迎接道：「賢婿一向久闊，恭喜。接連又欽奉聖命，巡視天下，老夫聞知，不勝歡喜。」良玉一躬道：「岳父大人，小婿因為功名，久違臺教，本當早為造謁，因有聖命在身，望大人恕之。」鄒公便攜著良玉的手，來到大廳上面。良玉搬了一張椅子：「岳父大人請上，容小婿拜見。」鄒公道：「賢婿一路風霜，只行常禮罷！」于是，謙遜一會，鄒公纔受了兩禮。隨後又到後堂，拜過了夫人，便說道：「聖上有旨，欽召岳父進京。小婿歸葬父柩，待巡視畢，即便回京繳旨，皇上在五鳳樓前觀看迎娶。不知詔可到否？」鄒公道：「老夫久已得知京報，不日收拾起程。」便吩咐家人安排席宴。不多時酒宴齊備，于是入席，各飲數杯，又談了些京中之事。良玉道：「岳父在上，小婿聖命在身，不能久待，候復命之日，再親敬二位大人。」

即便告辭。鄒公隨即備了祭禮，著人隨了良玉的船只，一路奔常州而來。

梅學士到一處，必親自細訪一回，判斷一方。那一日，到了常州地方，早見府縣官員迎接。船只已抵碼頭，將柩請回府第，隨即差人往山東接太夫人回來治喪、開吊。只見那合省官員，遠處皆是委官員來，近處的官皆親自前來祭奠。正是：十年窗下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。

卻說梅良玉吩咐家人，往山東去接太夫人。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，不覺迎接夫人已到常州地方。家人通報良玉，即忙迎接太夫人。太夫人一見，淚如涌泉，遂走至梅公柩前，放聲大哭，拜伏于地，不住哀聲。于是，良玉攙扶起來，便說道：「母親在上，孩兒久別膝下，不孝之罪大矣！」夫人哭啼啼，扯著良玉道：「我兒罷了。」于是，母子各敘離別之情，又抱頭大哭，好不傷感。良玉道：「孩兒親奉聖命，榮葬父親靈柩，今已選日期，就要治喪開吊。況且孩兒聖命在身，巡視天下，不敢久違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兒說得有理，作速著人預備開吊。」

于是，良玉即命人役，搭起棚場，又在祖墳基建立忠烈牌坊，豎起石人石馬。忙忙碌碌，有一個多月光景，方纔送梅公的靈柩安葬。

是日，天色晴朗，百姓擁擠來看，府縣各官，親自在街上照應。只是梅府中排著一對對的執事，乃天下都代巡翰林院學士，又是狀元及第，又是當日梅公吏部執事，還有陳府、鄒府、邱府三公各衙門的執事，一班班、一隊隊；隨後便是皇上賜的御祭禮，又是在京王親侯伯駙馬、在外文武大小官員的祭禮，齊齊整整，排列滿城；到後來便是梅公的靈柩。梅學士穿了麻衣草鞋，哭扶靈柩步行，夫人坐了一乘白圍大轎。街上看的，人人說道：「當初梅老爺清廉正直，可惜被奸臣害了性命。今天也是皇天不負他父子忠良，今日回來，奉旨歸葬，好不風光，真正可羨。」不言眾人贊美。

再說那梅公的靈柩，已到祖山，只見各官員，俱一齊來拜奠了一番，只等吉時，方可下葬。于是，各官方辭回署，梅學士俱一一拜謝已畢。方在墳前建立碑，上寫著奉旨欽賜忠烈坊，碑上刻著「皇恩敕封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光祿大夫梅公伯高諱魁府君大人之墓」，旁邊刻著「孝男良玉叩」。于是，又在墓旁敞屋內，與太夫人伴了三天，方始拜辭墳墓回府。

次日，又謝眾官長與合城紳士親眷已畢。于是，與老夫人商議道：「孩兒有聖命在身，要巡視各省，不敢久住在家，侍奉慈幃。母親可先同家人進京，孩兒巡視已畢，方能進京繳旨復命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是。為娘的不日也要收拾進京。只是你今日身榮位重，還有兩個恩人未報。」梅學士道：「孩兒因爹爹歸葬之事，未曾提及：書童替死一節，孩兒已經奏過聖上。聖上道忠孝節義，出于我家，賜了一道誥封，與他墓前追封，以為恩人之報耳！再者屠申，孩兒將他帶在身邊，有相當的缺，孩兒即當報答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兒言之有理。」便喚屠申過來，吩咐了。

于是，梅學士擇了吉日，差人備下座船，送老夫人進京。

然後住了兩日，發牌起程，先至儀征縣巡視，遂換了便服進去私訪。只見六街三市依然仿佛，不覺想起當年喜童替死之時，流下淚來。一面走至茶坊酒肆之中答話，問了民情。誰知這新任的縣官是盧杞的門生，姓史。梅學士回至船中，便差了巡捕官領了一支令箭，將知縣提到。那知縣只嚇得魂不附體，戰戰兢兢，跪在船頭上，只是磕頭道：「卑職不知按臺駕臨，實該萬死。」梅學士道：「本院代天巡狩，又著軍民肅靜，今聞知你是盧黨之人，本當拿問。姑念你無大過。令你速回原籍，將印信繳來。」那史知縣連連磕頭道：「卑職速速回衙，取了印信，送至梅按院船上。」又叩謝了，方纔回去，連夜將家眷著人送回原籍，自己卻候新官到任交待不提。

再言梅學士喚過屠申說道：「恩人請上，我梅良玉受莫大之恩，無以為報。今將此知縣任你，聊補恩于一隅耳！」屠申道：「小人乃何等之人，怎當為民社之事？」梅學士道：「恩人不必推阻，本院還有一事相煩。」屠申道：「大人有何吩咐，小人敢不效勞？」梅學士道：「非為別事，乃當日喜童替了本院之死，今現葬于北門之外。你在此為官，可以相照，起建碑坊墳墓。日後恩人若有次子，承繼一位與他，以接彼之香煙後嗣。」

于是，柑出天子所賜喜童的敕封並縣印，俱交與屠申。屠申接過來，叩謝梅學士提拔之恩，方換了冠帶朝衣。梅學士代他寫了論帖告示，曉諭本縣書吏，擇日上任。與史知縣交待已畢，那史知縣回籍去了。屠知縣著門上傳衙役喚地方上的工匠，于喜童墳墓前搭起棚場，親自來請梅學士到墳上祭奠了一番。

梅學士又痛哭了一場，便吩咐屠知縣道：「貴縣可支動庫內銀兩，蓋起造一個大大的墳墓，此乃本院奏過聖上之事。」屠知縣答應道：「是。」于是，梅學士回到船上，取路往各處去了。

屠知縣因按臺如此吩咐，十分用心，造了一個大大的墓。

後來，屠知縣娶了一位夫人，連生二子。因梅學士有言，遂將第二個兒子過繼與喜童，名叫做王天錫，續了他一世香煙。那屠知縣因有了兒子，八、九歲上，便請了西席，朝夕攻書上進，連天錫也成了科名，此後來事不提。

再言梅巡按巡視各省已畢，便將各官編成了一冊，取路進京復命繳旨。非止一日，那日來到長安，端候天子臨軒。不知見駕有甚本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